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WAR

譯特部輯編報生新海台 著斯樂梅將中軍海國美

下
冊

龍神 虎飛

戰謀間

的見不看和笠戴
爭戰作合美中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另一種戰爭

神龍·飛虎·間諜戰

(冊下)

(戴笠和看不見的中美合作戰爭)

美國海軍中將梅樂斯著
台灣新生報編輯部特譯
台灣新生報出版部印行

(爭戰作合美中的見不看和笠戴)

戰諜間・虎飛・龍神

【冊下】

著作者：美國海軍中將梅樂斯

發行人：沈岳

出版者：台灣新生報社

出版部

經銷者：台灣新生報社

讀者服務部

地址：台北市延平南路一二七號

電話：三八一三七九一（十線）

郵撥帳號：六二八八

印刷者：嘉信印刷廠

地址：台北市安西街二十九號

電話：五八一六八二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〇二八二號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八月三十日
初版
再版
三版

價	訂
元〇二三	幣台裝金
元九	金美
元十五	幣港

神龍・飛虎・間諜戰 目錄

封面設計
楊震夷

——戴笠和看不見的中美合作戰爭

第十八章	海岸監視與馬上海軍·····	六五五
第十九章	魏德邁接任新職·····	六九七
第二十章	懷疑與官腔·····	七四一
第二十一章	美國受了矇蔽·····	七七三
第二十二章	沿海的戰鬥·····	八〇五
第二十三章	戰後上海·····	八四七
第二十四章	分歧與責難·····	八九五
第二十五章	戴笠的勳章·····	九一九

第十八章 海岸監視與馬上海軍

「中美合作所」的第四營地，是各營地中距離在大後方的我們最遙遠的。那地方從陝西省會西安前往，乘卡車北駛，需要整整一個月，如果運氣不好的話，可能要走上兩個月，飛機則從來沒有飛到那個地方去過。當我們的第一批人到達營地之後，過了九個月我們才能把郵件和第一批供應品給他們送去。事實上，那些弟兄們簡直像是北極冰山上的探險隊一樣與世隔絕。尤其不利的是，他們生活在那樣一羣無法理解、無從預測的人之中，有時比沒有伙伴更糟。幸虧他們總算還有馬匹。

戴笠將軍費了相當時間的考慮，才決定在陝西陝壩開設第四營地。這地方在黃河北岸約二十五哩內蒙古的半乾燥區，距離外蒙邊界不遠，就是戈壁大沙漠的南端。戴將軍曉得他無法絕對控制那個地方。他也曉得，當地的蒙古居民是聚族而居，相當多疑，與中國政府保持著相當獨立的關係。然而，我們總算是說服了他，一個美國人的團體在那麼遙遠的地方，與國民政府的人員合作，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宣傳，至少可以使舉世周知，世界上重要

的國家在支持中國抗戰。我們祇要能訓練任何部隊，就一定可以增進當地人民對國民政府的效忠，即使他們自己不參與軍事行動都沒有關係。至於就控制的問題，恐怕惟有要戴將軍專派一些軍隊，一路向北開來，如此可以帶回去一些東西，那些東西過去是祇能由走私得到的。

美國人員也都覺得需要那個營地——那地方在東京更北方約四百哩，因而可以得到更清楚的氣象情報與電訊情報。

太平洋上在菲律賓與日本之間的氣象，都是經由內外蒙古才到達那個地區。單單是爲了這一點，我們就要在那兒設置觀察站。當然，更完美的氣象預報等於是爲我們海軍艦隊增加了許多架飛機。爲了電訊方位檢查，我們也需要一個地址，越靠北越好，如此可以有利於我們監聽日本人在海上的電訊活動。再者，那樣的電台還可以干擾日本海軍由華北海面上發出的電訊。僅僅由於這個理由，設置這個營地就很有必要。它成立後第一年內，當蘇利谷海峽之戰發生時，就曾因爲由於「協助」而受到獎譽。

一九四三年十月下旬，當第四營地地址確定之後，我們就開始挑選人員——一種是曾經到各地探險過的人，另一種則是曾在孤絕的地點長期生活過的人。我們所需要的人員必須有種

特殊的技巧，同時他們又一定要有高度自制。我們本來預定由託爾斯泰來主持這個營地，可是戰略處方面始終不肯放他，於是我們便請陸戰隊的畢斯吉利亞（Victor R. Bisceglia）少校擔任了指揮官的職務；海軍中尉哈登布魯爲執行官。他在大戰發生之前，曾旅遊華北、華西很多地方。爲開設那個營地，美方人員一共就祇有十二個人。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初，他們乘了九輛敞篷卡車離開重慶，車上還有攜帶的供應品、中國駕駛員、譯員與衛兵。他們一共走了兩個月，途中幾乎沒有一天不曾「拋錨」過的。一週復一週，他們一路北行，氣候越來越冷，風也越來越大。當到達陝西省會的西安時，他們居然還能住在一家相當「現代化」的旅館裏，房中尚有取暖的設備。自西安以後，爐火與安適的住處便都不可得了。自此之後所餘的路程，他們不得不沿着一條彎路前行，那條路彷彿是一個奇大無比的C字，使他們先向西走了一百五十哩，然後向北，然後再向東，繞過了共匪所控制的延安地區。他們繞過的地帶，通常被稱爲「匪區」——大家都曉得，行人也好，車輛也好，如果上面有共黨黨徒所需要的東西，他們隨時都會沿路打劫。

從西安到蘭州，他們穿過了中國人稱之爲「黃土高原」的地帶，幾千百年來，戈壁大漠中的風沙吹來，有些地方能堆到五十呎至三百呎深。由此而形成的高地土壤，中間都有氣孔

，由於毛細管作用，可以將低處的水分吸上來，因而可得農作物。這一地帶不產稻米，却有五穀雜糧。菓木也有生長。這一帶往往是一望平原，漫無際涯。

有些當地居民掘土而居，住在地下的窖洞裏，住所之前有一個「庭院」，比一個洞口稍大一點。在這一帶趕路，使人有一種回到太古時代的感覺，十一月中，他們已過了甘肅省西南部的蘭州。蘭州這座古城，自馬哥波羅時代絲茶商人經中國西北往歐洲以來，便是自陸上通往西方的門戶。

自蘭州又北行，他們又走了約二百五十哩，最後進入了寧夏城，此城靠近黃河岸，昔曾爲萬里長城的一個重要關口。

他們計劃要渡過黃河了，這時他們所在的地方，距離日軍佔領區甚遙，絕對不怕敵人的前哨來襲。不過，他們停駐的村口前面，河面結冰仍薄，恐怕無法負載卡車；一時又找不到那麼大的渡船可以把車拖過去。因此，儘管在此聖誕節快要降臨的前夕，寧夏城中溫暖的床鋪和美好的飲食相距已不過幾小時的車程。他們却不得不等待了足足三個星期。那年冰結較遲，不過他們仍保持充分的耐心；他們曉得，有一家中國人家，把所有的家當都放在一輛小車上，想要從冰上走過去，結果冰裂車沉，人都淹在冰下面被沖走了。

在等待期間，他們也曾出外獵捕動物。可是，那些小動物總是睜大着兩眼，一動也不動，因此，打獵也不成其爲運動了。爲了取暖，他們在當地一家澡堂裏租了一間房，它是全村惟一有火爐可供取暖的房屋。他們就在那間房中慶祝了那年的聖誕節，那兒的小孩子很少，幸而房主有一個女兒年方四歲，她對於聖誕老人的慷慨大爲感動；這一回，聖誕老人並沒有慣常應穿的紅衣紅褲。

河上的冰終於够厚了，卡車隊到達了寧夏，在那兒，他們初次見到有蒙古人。馬鴻逵將軍是省主席，信奉回教，體重達三百五十磅，據說是公元九世紀時來到中國的土耳其與波斯人後裔。此時，他却表現出在這遙遠的地方極爲好客的賢主人風度。

他招待這羣新來的賓客大吃大喝，供他們取暖，甚至招待他們在他的賓館中下榻。

他對他的副官說，「客人們穿得不够。趕緊給那些美國人預備合適的衣裳。」

馬主席屬下有毛呢紡織廠，用本地的粗羊毛織造毛毯，客人們都分贈了這種毛毯。客人們也得到了翻毛在外的老羊皮襖，皮靴、皮手套。於是，他們就把原來穿來的衣服脫去，以後在內蒙古地帶住了兩個嚴冬，老是穿着這種舒適而暖和的衣服。他們特別喜歡的是馬將軍的部下軍官們，在一次爲歡迎美國人而舉行閱兵時所戴的帽子。帽子是用羊毛織成的，帽子

外面附帶有兩個東西，初看起來，好像是特大號的清除烟斗用的絨芯子。

這兩個東西彎起來套在耳朵上，如此可以保護耳部以免凍壞，但毫不妨礙人的聽覺。這種有用的小東西，據說是用貓的尾巴做成的，尾巴中間穿入了鐵絲，以保持它能有固定的型態。這就說明了爲甚麼我們在寧夏看到有那麼多切了尾巴的貓。後來，當我看到這種耳套而且曉得它在防護嚴寒是多麼有效時，我奇怪爲甚麼美國海軍沒有從蒙古人方面學到這一手，既保暖而又不妨礙聽覺。

在第一次檢閱之後，馬將軍聽說美國人喜歡這種耳套，他馬上就召集了一些將官和校官，當場下令要他們把帽子和貓尾巴耳朵一齊拿下來，送給這些美國來的貴賓。

我們好不容易打聽清楚了在這一帶所使用的武器與彈藥。我們聽說，俄國人的九公釐步槍所使用的子彈，較我們同型武器所用的彈藥略短。我們用的「馬林式」步鎗可以用他們的彈藥，但任何盜匪如果得到我們的彈藥，却無法塞進他們的鎗裏去。美軍人員的畢少校，把一批馬林式鎗和彈藥獻給馬主席。

離開寧夏之後，我們這批人員發現他們是在漫無人煙的沙漠地帶中行進。他們繼續北上一百八十哩，在堅冰上兩度跨越黃河。最後，離開了沿河地帶，又走了八十哩凍得發僵的平

地。道路僅餘一線，卡車不時發生故障。當卡車掙扎吼嘯之時，曠野中會驚起成羣的野馬，狂奔而去。好不容易陝壩終於在望了。

動身前，別人告訴他們說，「在陝壩，一切都爲你們準備齊全了。」他們經歷了這樣艱苦的長途旅行之後，自然希望飽暖之外，還能享受一點舒適與清潔。當地的指揮官是一位高將軍，他的確盡力準備，沒想到這些美國人所要求的比他所準備的要多一點。他在他的軍官訓練班裏撥出三間房屋，一間小小的守衛室，和一間小廚房。睡覺的床都是木頭做的，用繩索做爲「彈簧」的代替品。床睡起來很舒服，可惜太短了，而且空間有限，彼此之間擠得不得了，都有伸不開腿的苦惱。而且，沒有他們工作的地方，無處可以設電台，也沒有儲藏室。幸虧在城外不遠處，有一座天主教堂，設在一座整潔寬大有磚牆的房子裏，於是物資就先送到那邊去了。那教堂作爲一個營址，正好合乎理想，於是高將軍就下了令，那位神父和兩個修女遲遲疑疑地搬到別處去了，把整座教堂讓了出來。於是，他們有了兩個人一個房間，每人一張床，並且有了地方工作、洗濯和遊戲。無線電天線立即架設起來，那兩位修女所感受的不便後來也獲得了補償，因爲顧得文醫師幫助她們治療她們的病人。

這些美方人員都吃中國飯食，而且不用刀叉，全是用筷子。他們說，這一手功夫頗不簡

單，爲了把筷子運用得法，他們根本就顧不得盤子裏的菜是甚麼味道了。當時，中國士兵的伙食，主要是小米和蕃薯，後來大有改善，每人每週才有五兩肉吃。糖非常珍貴，大概一磅合到三塊美金，而且甚不純淨，有時裏面會發現枯草和死蜜蜂。

這十二個人運往第四營地的物資中，居然有十磅咖啡，這是在任何一個營地中一項所有驚人數量的咖啡。那位中國廚師一定曉得這批咖啡是何等難得，他並應該曉得以後再運一批來的希望是如何渺茫。他奉到命令，這十二個人每天早晨可以一人喝一杯咖啡，夜班守衛的人可以喝兩杯，硬是嚴格配給。即令如此，這十磅咖啡仍須節省飲用，那廚師把它一煎再煎，共用了八個多月。當後來一批物資到達時，這咖啡看起來已經像茶的顏色，而且一定也沒有我們海軍人員喜歡的那種強烈香味了。

不論如何，總還算是咖啡，而且是熱的。這一點，在這個經常冷到零下三十度，而又終年有風的地方，實在十分重要。夜晚，當嚴寒逼人，北風怒吼之際，一個人走到營地的牆頭上去查崗，簡直凍得人抖個不停。這一邊遠地區的老百姓，都具有極爲敏銳的聽力。也許這是千百年來爲自衛而發展出來的能力，他們簡直能聽到十哩以外的聲響，我們的人絕對聽不了那麼遠了。

在第四營地以東，有日本人出沒。同時，我們這邊的人全都曉得，相距非遙的敵人隨時可以撲到我們面前來，沒有甚麼可以阻止他們，這個地區幾乎全是平地草原，冬令季節，草木枯黃。夜晚，往往可以遙遙望見燈火閃爍，守衛的人緊緊盯視一整夜，在嚴寒黑暗之中，無法確定究竟看到的是甚麼。有時這些火花是由牧羊人所引起，他們把乾草加在火堆上去燒水或取暖。當然，更可能是日軍乘夜晚調動，那就需要特別戒備了。

此地惟一能獲得的水源，看起來有點兒像可可一樣的昏黃。士兵們的水壺中每天早晨都灌上開水。可是，不久他們就發現水壺的容量越來越少了。他們當然要看看是怎麼一回事，結果發現水壺裏逐漸積下了泥垢，於是他們後來祇好每天都把壺的內部清洗一番。

他們住的房間始終都很冷，有一個美國人原來是一個軍屬工匠，把一個油桶改造了一個火爐，使得那大廳有了暖意，有時暖到四十度，大家都說，「真覺得暖和了。」

傅作義當時是綏遠省主席，並兼綏遠、寧夏兩個省份的戰區司令官，他送給這些美國「教師」許多馬匹。薛利是這個營地中身材最高大的人，他却挑了一匹很小的蒙古馬。他們大家雖然也有摔斷了骨頭的，不過後來都學會了騎馬，像美國的牛郎一樣。到了禮拜六晚上，他們都到陝壩去，看看「大城」的風光，喝幾杯「茅台」。有幾個美國士兵甚至於買了駱駝

來騎。那些駱駝把馬嚇得不得了。

第四營地的氣象站，由賽茲摩 (Robert Sizemore) 建立起來，由於他携帶來一套儀器，所以，他的觀察工作一天也沒有停過。一九四四年夏令的車隊給他運來了一些補充器材，他已晉升到「D級」氣象站。後來戴將軍與我會同機飛往陝壩，我們在那兒降落，我們計劃應在陝壩設立「第一級的」氣象觀察站。

大家都幫助惠特曼士官架設他那高大的天線和測向儀。在陝壩與在別的地方一樣，最大的困難就是如何使電台暢通無阻。汽油要從蘭州遠道運來，汽油的辛烷定率不是所說的七十度而只有四十度。一九四四年九月，充電機壞了，到了十二月，威斯康辛通訊引擎由於負荷過度，也不好用了，至於完全停頓。在陝壩地區，又沒有一個「小工」可以雇用，所以，祇好由我們的人員輪流負責去搖那手搖發電機，以便使電台作業仍能照常進行，當戴將軍和我到達時，我自告奮勇也去搖了一陣。我敢說，我這一手兒使營地中的弟兄們頗感滿意。至於我自己，則祇有把那一班做完了才真正感到滿足。

顧德文醫生不僅是營地中官兵的榜樣，而且是在這個地區裏的「最佳美國大使」，從那個地方步行兩星期路程的方圓之內，他是惟一受過正規訓練的醫生。陝壩原有的兩位「公共

衛生人員」，都是在當地訓練的。傅作義有一次從自行車上跌了下來把肩膀扭了，那兩個本地「醫生」就在他的大腿上打金針，這一套手法並未產生預期的效果。後來還是顧德文醫生替他治好了，不過當他施用推拿技術時，傅作義旁邊守着兩個帶了鎗的虎視眈眈的衛兵，寸步不離。

陝壩那些小茅屋裏住着的人們，有很多是由北平逃出來的難民受過教育的人，有些是教師，有些是自由職業人士，爲了逃躲日本人的控制，他們先逃到綏遠省會歸綏，後來再向西繼續遷移。原來在陝壩定居的人們之中，有很多根本不瞭解良好的醫療有甚麼意義。可是這批難民曉得。每當他們害病比較嚴重時，他們就會直接來找顧德文醫師，有時也會輾轉拜托天主教修女介紹前來。如果是慢性的疾病，或凡是馬上沒甚麼嚴重性的情況下，他們總先邀請醫師去吃飯，多半就在他們家中。然後，第二天就要來登門求教，請顧德文醫師給他們看病了。

第四營地的官兵們對於顧德文都深爲敬愛，他們都喜歡講他的故事。他來自美國麻薩諸塞州新拜福地方，在未入伍之前，是一個很成功的婦產科醫生。他這一行專長，在海軍中可以說沒有多少用處，但在陝壩却是大爲有用。儘管他的設備極不完備，仍能在此遙遠的內蒙

地區完成了前所未聞的剖腹接生的手術。這個產婦是一名十九歲的矮人，難產情況拖了好幾天。顧德文醫師竟能使母親與嬰兒都安然無恙。

後來，他又爲一位中尉的太太動過一次難產的手術。不久，一位將軍的太太也將臨盆，醫師告訴他說，他的太太是順產，將軍似乎頗有點失望之感。

他表示反對說：「那位中尉的太太可以享受各種特殊的診療處置，如果對她那樣仔細，你對我的太太就應當更好一點才對呀。」

顧德文醫師居然把這件事處理得皆大歡喜。究竟他是如何辦的，因爲事不關己，我始終不曾打聽過。不過，弟兄們都勸他對於這個「病例」也要動手術才好；而且爲了要滿足那位將軍的要求，醫生便在傷口處動了一點小手術。

我慶賀顧德文醫師能够把這樣一種少見的實際處理得這樣圓滿。

「謝謝你，」他說，眨眨眼睛，「真會有這種事情的。」

一九四四年夏天，運輸車隊來了，爲第四營地帶來了九個月之中的第一批郵件，雖然這些卡車途中會一再拋錨，車隊中還能帶來了出納主任巴林傑中尉（W.E. Barringer）等七個新人，還有一批我們急切需要的供應品。

供應物資固然重要，但在弟兄們的心目中，沒有任何東西能比得上家書的重要。有一次有一個麥格瑞爾到了陝壩，帶來許多郵袋，大家以爲必是信件，結果大失所望，原來裏面裝的都是錢。麥格瑞爾自己也已好幾個月沒有接到家書，正在煩惱時，忽然收到寄來很大的一個信封，急急打開來看時，竟是一個留聲機唱片，此外，隻字亦無，更糟糕的是，整個陝壩就找不到一架留聲機。

後來另外有一個人想法子幫他設計了一個簡易的留聲機，找一個架子將那張唱片放好，然後把一枚縫衣針放在一個納杯中，一個人轉動一把鑽的柄，另一個人捏住納杯，那針磨在唱片上，居然竟也能磨得出聲音來。他們經過多次的試驗，最後竟能解釋唱片中講些甚麼了。

原來這是麥格瑞爾家中以及他的女友，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灌製了這張唱片，要告訴他一些家鄉的新聞，以及他們是如何地想念他。全營地的人員，都一再傾聽這張唱片。後來，當我巡視第四營地時，我自然也要聽一遍。最出奇的是，當那個鑽頭轉動速度不同時，可有多少種不同的聲音。事實上，當使用不同的速度轉動時，那唱片上發出的聲音你怎樣解釋都成，聽起來都有幾分相近。